



日貨傾銷與海關進口新稅則

許滌新

跌價傾銷，奪取市場，是目下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解決恐慌的重要辦法；東亞的日本，對此政策，更發揮不遺餘力。

厲行傾銷是以通貨膨脹，降低工資，和加強勞動之榨取為前提的。日本自從一九三一年年底放棄金本位以來，日圓價格，步步下落。一九三二年底跌落百分之五八·五，一九三三年中跌落至百分之六十三。三年來日圓跌價約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躉售價格雖祇提高百分之十八，然而生活費（東京）指數，則從一九三一年之一三六，增加至一九三二年之一四八。至於貨幣工資，一九三一年的指數為九一·三，一九三三年六月則降至八五·一。工資減少百分之六，而生活費則提高百分之九，日本工人的實質賃銀，二年間，竟減少百分之十五了。工人之所得雖然減少，可是工人之勞力卻反而深度地被榨取出來的。據三菱銀行的統計，日本一般的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三一年為一〇〇·七，一九

三三年十月卻增加至一三七·六，三年之間，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七。這百分之三十七的生產指數，便是日本工人在降低工資，加強勞動的狀況下所支出來的血汗。

日本的資產階級是在這種基礎上肆行傾銷的。印度、南洋、非洲、歐美，皆猛烈地被日貨所威脅了。單就日貨在歐洲市場來說吧，電燈泡每只二分半，男人襪子每雙四分半，金筆尖自來水筆每枝七分半，九件咖啡用具每套四角九分，自由車每輛四元五角六分，人造絲在馬賽的售價，比在里昂的紗價還低，棉織品可以比歐廠出品的成本減低百分之四十至七十。其在南美，一九三三年日本運往之貨，比一九三一年增加了三倍，祕魯、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等，皆成為日本的市場，尤其是阿根廷，一九三一年日本運入之棉織物，只有一、四〇八、〇〇〇日金；一九三三年，竟增加到六、六一六、〇〇〇日金。其中美、日本之貿易，出超甚大，一九三三年日本運往中美之貨，共計一、六一七、五〇〇日金，同年日本由中美輸入之貨，只有四十三萬八千日金，像這樣，日本之輸出額，

97296 自然一年年的增加了。(單位一〇〇〇)日金今年上半年數字根據七月七日路透社東京電)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上半年
一、一七六四五	一、三六二、〇〇二	一、八三八、二九八	一、〇〇三、〇〇〇

日貨之橫行，自然要引起他國之反抗，尤其是英國，因為日本之輸出品，有四分之一是在她的城內傾銷，所以排斥日貨之舉動自然更加劇烈。一九三二年八月英政府發動印度政府修改棉織品的進口關稅，使日本的棉貨的入口稅，從百分之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九三三年四月，英外相西門通知駐英日大使松平，一九〇四年所締結的印日商約於翌年廢止，六月間又增日棉貨進口稅為百分之七十五。九月二十五日日印雙方代表，齊集於西姆拉，會議了半個月，終無結果。十月二十三日改在德里會議。幾經磋商，終於今年一月五日成立了一個協定。限定日本每年向印度輸出的棉織品，不得超過四億平方碼；日本每年須向印度購買棉花一百五十萬包；日本棉織品的進口稅仍為百分之五十。日印的貿易問題既解決，二月又在倫敦舉行英日民間棉業會議，討論大英帝國與日本的貿易問題。因為英國主張協議範圍，應包括英日以外第三國市場，而日本的主張，卻只限於英帝國以內，且以英殖民地不再增加關稅的保障為條件；對於協定的貨物，英國意欲連棉貨和人造絲通同在內，而日本卻堅持二者當分別討論，棉業會議，終於破裂。

於是全部問題移交二國政府解決，磋商許久，亦無結果。五月三日英商相任錫曼 (Water Runciman) 以備忘錄交與日使松平，七日任氏又在下院宣佈：對日實行商戰，提高關稅，取消適用於西非之英日商約，其他殖民地市場，日本棉貨與人造絲之輸入，將減少三分之二以上。此外，英國與荷蘭在南洋採取共同戰線，對付日貨；荷屬各地拒售日本紗布，採用蘭開夏之棉紗棉布。那威對於日本之橡皮、鞋、電球等雜貨之輸入將採用防止關稅；美國現已從事於調查日本瓷器陶器之輸入，對於此項貨物，及棉織品，亦將效法英國，限制輸入。從各方面的事實看來，日貨是處處碰壁了，打開這種局面，日本必定極力加強其進攻的陣勢；對於抵抗力薄弱的市場，必定極力伸張，以補償其在別處之所失。

中國是一個抵抗力最薄弱的市場，是日貨傾銷的一個好對象。「九一八」前之八月份，日貨輸華達到一千一百五十餘萬日金，事變以後，降落至八百餘萬，十二月份僅有三百二十餘萬，「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後，又減少至一百四十餘萬。這般的傾瀉，自然使日本的資產階級無日不設法以圖挽救。塘沽協定簽訂之後，抵貨運動備受摧殘，同時，日本當局之發展對華貿易，又不遺餘力。去年六月份，日外務省撥發補助費一百萬元，充作對華貿易之用。其計劃為：(一)以三十萬補助三井洋行各地分行極力擴充其營業範圍，停業者一律恢復；(二)以二十萬撥存正金銀行，作為獎勵日商之用；(三)其餘五十萬作為各日紗廠額外補助費；(四)前擬在青島設立之紡織廠，着手組織，限期

成立，資金不足，得呈政府補助；（五）通令在華各日商輪船公司，減收輸運日貨水脚，以利暢銷。在這種情形之下，日貨入口便一天天增加了。去年七月份達五百零九萬日金，今年正月增至八百餘萬，六月份又增至一千一百萬日金與「九一八」以前之進口數目字，幾乎相等，若再加入東北進口部份，則日本對華傾銷的數字，更可驚人了。「九一八」前，日貨運至東北，僅達三百萬日金，本年六月份竟增至三千七百餘萬，約增加十二倍以上。

假若再進一步來看看國內各商埠的情形，我們更可以具體地明白日商之活躍。其在上海，北四川路，靜安寺路，福煦路，霞飛路一帶之什麼百貨店，購買組合等等，有如雨後春筍；其在漢口，每日紗交，日貨占五分之四，華貨只占五分之一，棉布銷場，日貨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在四川，重慶，萬縣，及成都皆新設商務領事機關，上海日商陸續入川活動，開闢市場。日貨之傾銷，其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啊！

在前面，我們已看見英美各國用種種的辦法去對抗日貨之傾銷了，我國當局，對此問題，是怎麼樣的呢？

關稅自主的名義，是在民國十七年樹立的。那時頒行的稅則，雖號稱「一國定」，然實際上，是在日本留難之下，以比較易行之七種差等稅率為基礎的。民國十九年五月所訂立的中日關稅互惠協定，更又退讓

一步了。在這個協定中，中國惠與日本之進口貨物，屬於棉類者共三十三種，子目在五十以上，協定稅率較國定稅率減輕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間；屬於魚介及海產品者共十二種，稅率減輕百分之二十七至四十；麵粉進口免稅仍列入互惠協定之中；雜貨類列入協定稅率者十七種。反之，日本惠與中國的，只有繻貨，夏布，及綢緞。而夏布稅率不減，後二者只減輕百分之三十。這般的互惠，實際上乃是偏惠。看看二十年中日互惠貨品之貿易價值就可瞭然了。計日本輸華的協定貨物價值，棉織類六五、二三七、六四二海關兩，魚介類五、一九二、七二九海關兩，麵粉類一〇、七一一〇、二四一海關兩，合計七五、九四七、八八三海關兩，而中國輸日之夏布繻貨及綢緞祇有五、九七四、五二五海關兩而已。

中日互惠協定在去年五月滿期，我國當局特將十九年進口稅則加以整理，於五月二十二日起，發生效力。這次稅則，較諸互惠協定，優良得多。棉布類人造絲及其製造品，水產品等入口稅率皆見提高。——人造絲及酒料稅率有自百分之三十提高至百分之八十；水產品之稅率平均提高二倍以上。稅則這樣的提高，自是日本的產業和金融資本家的不利，「始終抗議，不肯照新稅率納稅」的問題便發生了。

今年六月我國財政當局，又將進口稅率加以修改。各項稅率中較前增加的有五金及其製品，化學品，磁器類等——就中最重要的如農業機器及配件加百分之二·五，發電機加百分之七·五，製造機械工具，煤，汽油，引擎及縫紉機，針織機，未列名機器及其配件加百分之二·五；

97298 電話機電報機，無線電機用雜件及電扇，電筒，電線，及打字機等均加百分之五。而棉紗，布疋，人造絲，糖類，紙類，魚介等稅率則大為減少，其中如棉貨稅率減少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不等，海產品減少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六。

從減低的各種類看來，這次新進口稅則是與十九年中日關稅互惠協定的精神是一貫的。當時所惠與日本的進口貨物是棉貨類，魚介海產類等；現在所減低的進口貨，亦是棉貨類，魚介海產，紙類，糖類等。上海新聲社的通訊謂「此項稅則施行後，所有民國十九年五月所訂立之中日關稅協定，經期滿後，欲廢止，而日方始終抗議，不肯照新稅率納稅之問題，亦即附帶解決。」（載今年七月五日申報）不是明明白白

指出這次新關稅則與十九年互惠協定的關係嗎？新稅則是施行了，影響將是何如呢？讓我們看看與減稅有關的各業吧。

三

我們所欲考察的是紡織，繅絲，漁業，紙業，水泥，糖業等，現在依次述之於後：

（一）紡織業——農村經濟之破產，大衆購買力之消沉，是各業衰落的基本原因，然而外貨與外資之壓迫更又加強各業崩潰之速度。市場縮小，銷路沉滯，物價便不免於下落了。三年來，紗價趨勢有如下表：

時期	牌名		金城（四十二支）		牧牛（二十支）		人鐘（十六支）		大發（十支）	
	商	價	低	高	價	低	價	低	價	低
二十年全年		五六二·二四		四七五·五二	二七〇·九八	二〇五·〇九	二五五·二四	二二一·八九	二三四·二七	二〇二·八〇
二十一年全年		五三一·四七		三六二·二四	二五八·〇四	一九八·六〇	二四四·六七	一九一·九六	二一八·八八	一七九·〇二
二十二年全年		三〇七·〇〇		二八五·〇〇	二二一·一九	一八七·〇〇	二〇二·一〇	一七六·〇〇	一八六·七一	一五七·〇〇
二十二年三月					二〇三·五〇	二〇二·四五	一九四·四一	一九〇·五六	一七六·二二	一七一·六八
二十二年四月		三〇五·〇〇		三〇〇·〇〇	二〇二·八〇	二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五	一八四·五〇	一六九·五〇	一六七·七五
二十二年五月		三〇三·五〇			二〇六·〇〇	二〇一·〇〇	一九六·七五	一八五·二五	一七二·〇〇	一六四·五〇

紗價雖則下跌，然而市況仍無轉機。上海存紗便一天天增加了。去年三月間達一六〇、五二七包，四月間達一六八、六六五包。同時，日本進口棉紗又形活躍，計三月份有一、一五三擔，（值銀一八〇、一六一元。）四月份增至一、四一〇擔，（值銀二二一、〇四七元。）存紗越多，市況越

壞，華商紗業聯合會，乃決議自四月二十二日起一個月，全國實行減工百分之二十三。這樣自殺的辦法，不但不能挽救華商之紗業，反而加強日紗之推銷。上海日紗廠銷統計四月份爲一六、三三二包；五月份增至二九、三一六包。華北市場，幾全爲日貨所獨占，五月二十二日減工滿期以後，華商紗廠完全停工者十二廠，計紗錠四二六、六八八枚，全停夜工者四廠，計紗錠九七、二八八枚，綜計去年上半年停綻逾總數之半，下半年停綻亦逾百萬枚，今年二月初天津的恆源及北洋二廠宣告停辦，三月初，華商紗廠聯合會，又決定於五月再行減工，上海永豫、隆茂及同昌三公司共同抵押於浙江實業及通商二銀行。四月間上海各紗廠因向中國、交通、四明、浙江實業等銀行借款一億二千萬元，無法償還，致有移歸銀行管理之傳說，同時日人方面竟積極活動，欲攫取華商紗廠之管理權，到了這個山窮水盡的時候，『當局既不能改正稅則制度，以期華廠得相當調劑，反於此次改訂稅則中將外紗外布減低稅額以誘致其傾銷，』華商本已受外廠之壓迫，現在又併受舶來品之排擠，這難道不是摧殘中國實業之命脈麼？

(二) 繅絲業——中國絲業衰敗的原因，不但因爲日本蠶絲在國際市場上大肆傾銷，而且因爲人造絲之侵入中國奪取華絲在本國市場的銷路。三年來人造絲輸入中國之價值有如下表：

時 期	價 值	占進口之百分率
二十一年	一八、七四二、九五—海關兩	一·三一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一三、四九一、三二八海關兩	一二、二二三、六八一元	〇·九一

進口的人造絲中，日貨是占主要的地位，二十年日製人造絲之進口價爲二、五〇七、二四〇金單位，占日本對華貿易百分之一三·二；十一年爲二、四三三、五八二金單位，占百分之二〇·一。因爲國外銷路之阻滯，因爲人造絲在國內之競爭，中國的絲業遂深深地陷入衰敗的深淵中了，去年年底開工者江浙二省不及往年十分之二，營業額只及十九年百分之九十。今年來上海一百零八家絲廠，恢復營業者，祇有開北積餘、裕通、楚信、源記等二十餘家。南市之寶泰四廠及曹家渡一帶，仍無一家開工者。浙江開工絲廠亦祇六七家。最近又因日絲傾銷加厲，上海開工各廠又將停工了。（見七月十七日申報）中國的絲業，現在已在搖搖欲墮的景況中，減低人造絲的入口稅，不是使華絲的銷路更加縮小麼？

(三) 漁業——魚介之輸入，以日本最占主要。而日本之魚介，大半是捕自我國領海。現時日本漁輪之數，共有四千餘艘——計拖網漁輪七十艘；手操網漁輪三千七百八十三艘；政府漁業試驗船四十三艘；鰹鮪漁船十五艘；捕鯨船五艘；蟹工船二十五艘；冷藏船十五艘；其他船七艘——這些漁船，除蟹工船鰹鮪船之全部及一部份手操網漁船、拖網輪等在白令海及俄霍次克海日本海從事漁撈外，至少有一千三百餘艘入東海、渤海、南海，及東京灣之領海內，經營侵漁，中國每年直接所受

300之損失約一千三百五十萬餘元，間接損失，尚倍此數。日本一面對華侵漁，一面又以捕得魚介對華傾銷——日本海產品對外貿易類，銷售中國者幾占三分之二。三年來輸入之價值如下：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二、七一九、〇〇〇金單位	三、九一〇、〇〇〇金單位	五、一九三、〇〇〇金單位

日本魚介之輸入價值雖然年有下跌之勢，但若從其跌價傾銷方面着眼，牠仍不失是中國漁業的一個嚴重的威脅。這次，減低魚介海產之入口稅，是恢復十九年中日「互惠」協定之舊，是為日本魚介輸出額三分之二之開闢市場的。

(四)紙業——中國的新式紙業是最近纔興起的。但廠數，只二十五家，資本微弱，大者不過百萬元，小者祇三五萬元而已。據最近調查，每年手製業的產量為一千九百萬元，機器製的為六百六十萬元，合共二千五百六十萬元。而全國消費量每年需六千六百萬元左右，故除國內產量外，尚有四千二百五十萬元之紙，由外國輸入。計民國元年外紙輸入，值關平三百四十餘萬兩；二十年增至四千五百餘萬兩，二十一年更增至五千三百八十餘萬兩，二十二年亦在四千五百六十餘萬元以上。這麼巨額的輸入，一面雖可以補足中國紙產之不足，但另一方面對於中國新興的紙業卻是給與一個嚴重的打擊。今年來，日紙傾銷，來得更甚。三月二十三日時事新報載有消息如下：

「日紙於華北停戰後，多方向我紙業奸商運動推銷。……如市上銷售較多之連史、邊等紙，查其成本，至少必合華幣三元有餘，連同關稅二元（每令）及一切水腳等等，共需五元三四角，而其售價則僅四元，以一令計算，已蝕去一元有餘，若以總數數百萬元計之，則其數可驚，不言而喻。且前途情況，尙趨進不已，故我華紙業將來，實堪憂慮。」

在這個「我華紙業將來，實堪憂慮」的境況中，再來減低外紙之入口稅這難道不是「藉寇兵而齎盜糧」麼？

(五)水泥業——中國的水泥工業，共有八廠。每年產量，約三百萬桶。然而英日在華的水泥廠，產量之大，遠超此數。計日本有山東水泥公司、大連之小野田分社、英國在九龍、澳門、青州各設置水泥公司，每年所產，共約四百餘萬桶。同時，日本水泥之運華傾銷，更是步步迫進。據海關報告，去年一月至十月由日本輸入中國的水泥之價值，為十八萬三千六百七十四海關金單位，雖較二十一年同期減少二萬四千九百六十七金單位，但其數量則由二十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二擔，增至三十九萬七千一百七十七擔。數量增加，價值減少，這不是傾銷是什麼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水泥的市價便從前年之五元九角四分跌至四元八角了。上海的水泥廠遂限制生產量百分之五十了。這次新稅則中，水泥的進口稅率，雖然不如棉貨一般之降低，但在日貨傾銷之下，絕不能發揮保護之作用，而於機器之輸入，卻反而提高關稅，增加生產之成本，降低競爭之力量，國貨衰落，夫誰之咎？

(六)糖業——我國產糖以潮汕、漳州及四川之同江資中為中心

地，年來因洋糖進口，呈現式微！三年來洋糖進口的價值如下：

時期	洋糖進口總價值	日本糖進口價值
二十年	八六、一一〇、六八四海關兩	一七、四一七、三四二兩
二十一年	四六、七三二、八七七海關兩	七、七二一、三二六兩
二十二年	四二、〇二六、四一二元	九、二八〇、〇〇〇元

進口洋糖，日糖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台灣糖產，大半是以中國為市場。最近台灣總督獎勵生產台灣糖商，亦企圖挽回年來對華輸出，轉向增加生產之方針，依糖業聯合會之協定，限制國內供給數量，剩餘之糖，全部輸出，今年計劃增產五百二十萬擔，這次新關稅實施以來，日糖輸入，大為踴躍。據大晚報七月十一日所載，七月五日與十日二天中，日糖

運滬即達八千五百餘擔，這亦可以看見新稅則之怎樣促進輸入貿易了。

日貨傾銷，雖不限於上列各業，然而上列各業卻是日貨傾銷的對象，卻是這次新入口稅則下的犧牲品。考中國的民族資本，是以紡織繅絲為基本工業；日本輸華的重要商品是以棉貨，糖，紙，魚介，煤鐵與人造絲為大宗，現在的新稅則，乃犧牲本國的基本工業，助長日貨之大量傾銷，上海各產業團體之大聲疾呼，認新稅率為『摧殘實業命脈，增加外人覬覦』是無足怪的；日商之大為滿意，認此項稅則堪為中日經濟提攜之欣慰，大阪及日清二公司輪船之滿載來華，是必然的了。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